



【行走齐鲁】

齐河定慧寺和尚之谜

□姜仲华

齐河的定慧寺是一座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寺,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专门为齐河僧人智寿禅师而建,曾与长清的灵岩寺有“姊妹寺”之称。九五之尊的皇帝,为什么给一个县城的和尚建寺院?

据康熙年间的《齐河县志》记载,智寿禅师姓吕,字松岩,法号智寿,祖籍北平府宛平县时雍坊村,跟随父母一块来山东谋生,落籍齐河,他幼年即倜傥不羁,“慨然有跃马横槊志”,喜欢读孙吴兵法,酷爱武术,练就一身好武功。后来,他在齐河县城的龙光寺,削发为僧,出家修行。

吕智寿在齐河县城的龙光寺中,过着晨钟暮鼓、青灯黄卷的生活。可是,寺院里宁静,寺院外并不宁静;齐河南,大明京城南京的皇宫里,建文帝在思虑着如何削掉各地藩王的权势,使自己的皇位坐得更稳当;齐河北,北平城里,燕王朱棣一方面费尽心思地防范南京的皇帝对自己的算计,另一方面,他心底有一个欲望蠢蠢欲动,那就是——登上九五之尊的帝位!

为了活命,也为了夺取皇帝宝座,朱棣发动了“靖难之役”。建文二年,燕王军队南下打到山东境内,首先打下德州,得粮百余万石,大大充实了实力。士气正盛的燕军随即对济南进行包围,由于铁铉、盛庸等人带领济南人民顽强抵抗,不仅三个月始终未能拿下,而且朱棣险些丧命。

在围攻济南的时候,朱棣部队的前线指挥部,设在与济南隔河相望的齐河县城的龙光寺,朱棣的军师、僧人姚广孝住在龙光寺僧舍,为燕王参谋军计。一天,姚广孝偶然发现寺里的和尚吕智寿与自己性情相投,武艺不凡,当即收为门徒,引见给燕王朱棣。

朱棣接见吕智寿,一经交谈,很是欣赏,当即赐给吕智寿一个银碗,并让他在周围募集军兵,随军征战。募集到六郡良家子弟5000余人。此后,吕智寿离开龙光寺,跟随朱棣南征北战、东挡西杀,屡立战功,被授予指挥使(正三品,相当于副部级)。

1402年7月,朱棣的部队终于攻破南京,黄袍加身的朱棣,不忘对追随者论功行赏,加官晋爵。姚广孝被任命为僧录司左善世,之后被封为资善大夫、太子少师,人称“黑衣宰相”。朱棣也大大地升赏吕智寿,升他为都督同知(从一品,比正国级小一点,比副国级大一点)。同时,赐给他官职、府邸、官女,而吕智寿和姚广孝一样,不愿在朝廷为官,谢绝封赏,愿意出家当和尚,依然跟着姚广孝修持。

朱棣对这两位佛门朋友的举动很感动,也很无奈。吕智寿向朱棣请求,再回到齐河的龙光寺修行。派人回齐河一问,在吕智寿随军出征之后,本县官吏已经把寺拆毁,寺里的殿堂、房屋、坟塔已经夷为平地!吕智寿把这个情况向朱棣奏明,朱棣大怒,立即把山东和齐河的有关官吏提取到京城,宣判罪过,发遣充军。正好遇上皇帝大赦天下,这些人又都被赦免,都发还本地,从事旧业。

明成祖朱棣令齐河的地方官自筹资金,自备木石,在原地重建龙光寺。很快,龙光寺的胜迹复兴,蔚为壮观。朱棣为了让智寿禅师满意,同时以皇家的名义,建造一座更大的新寺,赐名“定慧寺”,所以老定慧寺的匾额写的是“敕修定慧寺”,作为对吕智寿的补赏、嘉奖。

但是,定慧寺修成,明成祖朱棣却没有让吕智寿回来,而是委派别的僧人来主持寺政。

1418年(戊戌岁)九月二十日,智寿禅师在北京的庆寿寺无病端坐而逝,据记载,“异香满庭院,士庶莫不共闻”。明成祖朱棣对智寿禅师的圆寂很感伤,也很重视,赐祭葬,在齐河的龙光寺前起塔安放骨灰,朱棣还专门给智寿禅师写了祭文。据历史记载,原定慧寺中,有明姚广孝、吕智寿画像,俨然如生,也许是朱棣安排名手所画。

和尚参战、参政,古已有之。最著名的是唐代的少林十三棍僧助唐王李世民。姚广孝、吕智寿参战、参政,与普通的和尚修行生活大异其趣,吕智寿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呢?

按姚广孝和吕智寿的作为,都是僧人中的异类,好武好勇,好兵好战。二人的志趣、行事,都是“身在禅林,心在功名”,与佛家的主旨相去颇远。可是,为什么智寿禅师只是帮朱棣打下江山,却不肯受封赏呢?这是一个谜,令人好奇。

600多年过去了,智寿禅师那些耐人咀嚼的历史,仍被人们津津乐道,猜测不已。

先秦时期,在山东成武,曾经存在一个低调的姬姓古国:郜国。大概是常年忙着治水自保,郜国的内政外交并没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。低调了近四百年的郜国出了两件宝:一是在亡国之后引发政治风波的传国郜鼎,一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助秦相马的伯乐。

[山东古国系列之十一]

低调的郜国:
郜鼎倡廉,文成武就伯乐地

□本报记者

张九龙



▲郜鼎

◀郜鼎铭文

受封成武
湖底现“水下龙宫”

讨伐商纣王后,姬周代商,周武王为了维护天下稳定,将自家的亲戚分封到七十多个不同的地方,形成“封邦建国”的局面。虽说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,可当时的周朝统治区域并不大,主要位于中原地区,因此山东的中西部成了邦国选址布点的重点,位于山东成武的郜国就是其中一员。

郜国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弟弟,获得封地后,他被称为郜国公硕父。按照惯例,周天子为硕父举行了隆重的分封仪式。分封总得有点信物才能彰显王道尊严,当时还没有传国玉玺的说法,象征国之重宝的是青铜器,于是郜国从周天子那里得到了一件青铜器巨制:郜史硕父鼎。鼎上的铭文详细记载着郜国受封的庶民、臣仆、车马、戎兵、田地,以此昭告天下,宣示主权。

手续也办了,仪式也搞了,郜国公硕父满心欢喜地带着大鼎赶往了封地。可到了封邑一看,郜国公硕父却傻了眼。这里虽然不像鲁国有商朝的残余力量,也不像齐国有连片的盐碱地,人文和地理环境都还不错,可是水有点太多了,四面望去沟壑密布,整个郜城就像漂在了水上,来场大雨就有受灾的风险。所以,郜国建国之后,历代国君都把治水当成头等大事来抓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,人们只知道郜国在成武,却说不清都城究竟在哪里,因为郜国都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没留下半点痕迹。如果不是郜鼎的存在,人们甚至怀疑是否曾经真的有这个国家。

直到三十年前,真相才水落石出。现在的成武有处著名景点叫文亭湖,原先叫“城湖”,湖水面面积将近万亩,烟波浩渺,气象万千。1986年,当地人在湖区开挖鱼池,意外发现一批文物。后来经过专家的考证,确定湖里藏着一座水下先秦古城遗址,并认定为是古郜国的都城。

先秦时期,为了躲避洪

是“非礼”,而且还有鼓励行贿、纵容腐败的暗示,刚愎自用的鲁桓公显然不会考虑那么多。俗话说“听人劝吃饱饭”,可鲁桓公就是对这番金玉良言完全听不进去,依然我行我素。

“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;官之失德,宠赂章也。”官员腐败,会导致国家的灭亡,官员堕落,是从权钱交易开始。两千多年后,臧哀伯的这番话仍然令人振聋发聩,时至今日,“臧哀伯谏纳郜鼎”的故事依然有教育意义。

相马识人
文成武就伯乐地

除了拥有郜鼎,郜国还诞生了一位名人:伯乐。传说中,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,在人间,人们则把擅长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,因此,伯乐只是“艺名”。

伯乐的真名叫孙阳,少有大志,是土生土长的郜国人。别看今天马已经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,但在春秋时期,伯乐的相马术可是一门强国的绝技。在当时,大到军事作战、国家仪仗、驿站传递信息,小到野外狩猎、杂役运输等,都离不开好马。因此,养马、相马遂成为一门重要学问,绝非游戏人生。

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,孙阳自幼选择了相马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事业。不过,在孙阳生活的时代,还没有相关的经验著作可以借鉴,只能靠自己比较摸索、深思探究去发现规律。孙阳学习相马非常勤奋,《吕氏春秋》说:“孙阳学相马,所见无非马者,诚乎马也。”

学有所成之后,孙阳认识到在积贫积弱的郜国难以施展才华,长大之后就离开了故土。他游历诸国,最后西出潼关,到达秦国,得到了秦穆公的重用。相比于中原国家,秦国位于西陲之地,畜牧业本身就比较发达,相马的市场需求很广。特别是为了对抗北方牧人剽悍的骑士,秦人组建了自己的骑兵,对养育马匹、选择良马非常重视。孙阳的到来,无疑是让雄心勃勃的秦穆公如虎添翼,立刻就被奉为了座上宾。

凭借一身相马术和卓越的人品才干,孙阳得到了秦穆公信赖,被秦穆公封为“伯乐将军”。从此,孙阳以监军少宰之职,随秦军征战南北,在秦国富国强兵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孙阳在工作中尽职尽责,不仅会相马、荐马,还有识人、用人的才华,为秦国举荐了九方皋这样的能人贤士。

虽说当了大官,孙阳却不忘初心,继续研究相马术。经过多年实践、长期的潜心研究,取得丰富的相马经验后,孙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整理。他搜集资料,反复推敲,终于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:《伯乐相马经》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伯乐去世后,葬于郜国故里。墓地就在今成武伯乐集镇驻地伯乐村前。20世纪50年代犹存明嘉靖重修孙阳伯乐墓,虽饱经风雨和磨难,今墓址仍存。20世纪70年代,曾于伯乐墓前挖掘出伯乐残碑,上有篆书“孙阳”。